

# 鏗齋對話 · 對話倪文東先生

倪文東，1957年7月出生，陝西黃陵人。現為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書法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教育部藝術學理論教學指導委員會，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長城書畫研究院院長，京師印社社長。1982年畢業於西北大學中文系。從事書法教學、創作和研究工作30餘年。主編和出版有《20世紀中國書畫印款辭典》《中國篆刻大字典》《書法創作導論》《書法概論》《篆刻臨摹與欣賞大典》等30餘部著作、教材和大型工具書。發表論文30餘篇，論文獲全國第六屆書學理論討論會二等獎。

首屆“中國書法三亭獎”教育獎評委，教育部人文社科獎、長江學者評委。書法教學成果三次獲得省部級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2014年被评为北京師範大學教學名師。曾在北京、西安、太原、黃陵、新疆和台灣地區舉辦個人書法篆刻展覽。書法作品被中國美術館、炎黃美術館、陝西美術博物館、清華大學等收藏。



時間：2018年5月4日  
地點：北京  
對話人：倪文東 李世俊

李世俊：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隨着時代的變遷，時代也賦予了書法新的意義，請您從書法教育方面談一下書法應當怎樣按時代要求繼承創新，讓書法展現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采。

倪文東：今天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應該是到了一個非常好的階段，國家從上到下都非常重視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揚，這是過去沒有過的，我們今天真正趕上了一個好的時代。作為一名高校書法老師，我很榮幸趕上了書法教育、中國文化發展的好時代。

近幾年，教育部要求在中小學開設書法課，包括中國書法協會的各種展覽，以及各種書法講座、培訓等，都是在培養新時代的書法人才。特別是在黨的十九大召開以後，傳統文化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所以今天書法教育確實發展得比較快，書法的社會認知度比過去高多了。

書法雖然已經成為一門學科，但我覺得它也不應該過度發展。現在我們的書寫工具改變了，硬筆和計算機替代了毛筆書寫，因此書法絕對不能漫無目的地發展，這樣也不好。應該有控制、有計劃、有目的地發展書法專業，因為我們這個時代不需要這麼多寫字的人。

在中小學普及書法教育，絕不是為了培養書法家，這是一種素質教育，是提高整個國民書寫水平的一種措施，是一項千秋大業。我們不需要培養大量的書法人才，而應該致力於從專業角度培養一些高檔的精英書法研究隊伍。全國專業書法教師的缺口還很大，我們應該讓真正的專業書法畢業生以後能夠到中小學書法教師的崗位上去教書法，而不是讓業餘的人去教，這也更有利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這涉及政策調整的問題，是有關行政部門下一步需要考慮的問題。

李世俊：您作為教育部藝術學理論教學指導委員會、高等書法教育研究項目的主持人，常年關注高等書法教育的人才培養問題，您能簡單介紹一下高等書法教育的現狀以及存在的問題嗎？針對這些問題，您有什麼具體的意見和建議？

倪文東：我每年都參加教育部專業申報的評審工作，每年全國各地差不多有20多所院校申報書法專業，所以書法專業的設置在這幾年的增長速度是比較快的。前幾年我和我的研究員做了一個全國高等書法教育現狀的調研。當時全國高校開設書法專業的大概有80多所，這幾年基本上到了140多所，增長得非快速。增加是不是好事？我覺得我們整個社會對書法的認知度提高了，是好事，我們的孩子畢業以後，去教書法，這是可以的，但是我們還是應該提倡一種精英教育，不能大家都去搞書法專業，如果成百上千的學校都去開辦書法專業，那就亂套了。

美術院校的書法專業，比如中央美院、中國美院等，教學體系是按照藝術學體系來設置的，它的架構從入學的時候就不一樣，更重視學生的專業教育，是培養藝術家。書法家的一個教育模式，更看重學生的專業水平。而師範院校的書法專業，比如北師大、南師大、陝師大、首都師大等，更重視文化，學生的綜合文化素質在考試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可以說，兩種模式各有優長。但是我認為書法專業的孩子更應該重視文化成績，正如我剛才所說，社會不需要太多書法家，而需要書法研究者、書法教育工作者，需要學者型書家。所以我

們現在也在探索，看看究竟哪一種模式更適合中國書法下一步的發展，總結經驗、教訓，這是我們應該認真做的事情。

李世俊：當前各院校的書法教材使用情況是怎樣的？您對這個問題是如何看待的？

倪文東：書法學科具有特殊性，它重視理論、重視研究，同時也重視技法實踐。我覺得書法本科教育的最大特點就是強調基本功，強調學生扎扎實實的基本功訓練。所以書法專業的本科生，篆隸楷行草幾種書體都要學，課程量非常大，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大學書法教材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統編教材比較困難，大學書法老師都有自己的個性和專業特點。統編教材這一塊，還需要我們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繼續研究探索，像書法概論、中國書法史、書法理論這些公共理論課，用統編教材倒是可以的，但技法課教材確實很難實現統編，這一塊還需要繼續探索。

李世俊：您出生於陝西黃陵，又在西安學習和工作多年，策劃成立了陝西高等院校書法協會、西北大學美育教研室、太白印社，還主持過陝西省青年書法家協會的工作，出版有《20世紀陝西書法簡史》一書，這些經歷對您的書法教學、研究和創作有什麼作用和影響？

倪文東：我出生於陝西省黃陵縣，1978年恢復高考，我考進了西北大學中文系。那時候我非常想學書法，但當時大學里沒有書法專業，所以就選擇了文學。我覺得文學和書法比較接近，打好文學的底子，再學書法會比較好一點，所以我學了4年文學。我在陝西學習、工作了26年，這對我後來的書法教學、研究以及創作影響很大。我覺得陝西這塊地方很特殊，首先它的文化氛圍比較好，陝西從地上到地下的文物特別多，包括西安碑林博物館、陝西歷史博物館等，都藏有大量的珍貴文物。再一個，上個世紀陝西有一批老先生，如劉自棣、陳少默、衛俊秀、邱星等，這批老先生國學底子非常厚，他們都是研究文學、文字學、文獻學的大家，這些老先生對我們當時學書法的年輕人影響非常大。無論是我學習中文，還是後來學習篆書、金文、隸書、陝西的文化，包括陝西境內的摩崖石刻及秦磚漢瓦，都對我的書法學習和研究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

李世俊：裝幀設計和電腦美術教學也是您的所長，這兩個不同專業的知識和技能對您的書法教育和研究有何影響與滋養？

倪文東：在書法界，像我這個年紀，學習研究書法，卻又對美術設計、新媒體、流媒體、網絡、微信這些非常感興趣的人比較少。大學這個環境讓我不斷去更新知識、更新技術、更新技術，我經常會向學生學習現代技術。這幾年我非常重視藝術設計、裝幀設計，注重把傳統的書法和現代設計結合起來。所以我的書從封面到內文整個的設計全是我自己來做，這樣比較方便，我可以按照我的想法去設計。把傳統書法和現代設計相結合，運用傳統書法、繪畫、篆刻以及民間美術等中國元素，去進行美術設計，這一點我在西北大學工作時候做了很多探索和實踐。現在搞設計的大部分都是年輕人，他們一般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學習和研究書法篆刻，設計出的封面、題字、內文等都會有不合適的地方。同時，搞書法的人又不太懂設計，所以我們現在需要既懂書法、又懂設計的複合型專業人才。一方面我一直在探索，我在學校也教這樣的課程，讓學生們盡量能夠從傳統文化當中吸取營養、吸取養分，綜合運用傳統文化來設計有中國元素的作品，這樣對書法的學習也是有幫助的。

像微信、微博、網絡這樣的現代傳媒手段，對書法的傳播以及學習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有的書法家不用網絡，不玩微信，拒絕現代化，這其實是不對的。網絡上有很多資料、圖片經過認真的梳理甄別，是可以用的，可以大大提高我們書法學習和工作的效率。今天是“讀圖時代”，網絡是獲取圖片最便捷的方式。所以我要求我的學生學習書法，我講到什麼，他們心中要裝有千張萬張圖片，我講到“二王”，講到《爨龍顏》《爨寶子》，講到《好大王碑》，他們每個人的腦海中就應該出現相應的影像，這樣去學習書法，有助於學習效率的提高，這種學習的思維和方法與別人是完全不同的。我們的書法家要跟得上時代的變化，掌握一些現代化技術，這樣可以拓寬自己的思維和方法，這對書法的學習和研究是很有幫助的，不能小覷。

李世俊：您在書法教育、創作、理論研究等幾個領域都有建樹，您認為在書法學習過程中應該如何妥善處理“博”與“專”的關係？

倪文東：我在大學教了30多年的書法課，對自己來說也是個學習研究和深入消化的過程。多年的學習和教學，我最大的感受是書法越學越難、越寫越難，理論研究也是這樣。我們必須要扎扎實實鑽進去，才能有所收穫。包括我們的創作，說實話我寫了十年，感覺還是沒有寫好，還是覺得缺了很多營養。

這些年我一直在探索，我過去喜歡寫草書，後來不寫了。我寫篆書、隸書，體驗着如何將篆隸進行結合，篆隸之間有先天的關係，篆書演變到隸書，隸書又與篆書相結合，把它寫出個性很有難度。我感到自己的篆書營養比較缺少，所以我從5年前開始，不寫其他書體，專攻篆書，我想用5年多的時間把篆書從甲骨、金文、石鼓、小篆，包括清代篆書，綜合臨摹學習，吸收營養，這樣再融進去隸書，再融進去草書，可能對自己今後的書法創作會有很大的幫助。我覺得一個書法家的風格成熟和發展，是自然而然的，循序漸進，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不要過早地形成自己的風格特點。

綜合修養在書法創作當中是非常重要的，我覺得我們當老師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我們什麼都學，什麼都教，其實是坏事變好事。別人說我們書法教師是“萬金油”，其實我覺得書法教育就需要“萬金油”這樣的綜合素養，這種綜合素養對自己、對學生都是有好處的。我覺得一個書法家培養綜合營養、打好基礎是很有必要的。如果一個人能夠打好篆隸楷行草的全面基礎，那麼對他今後的發展會有非常大的影響。所以“萬金油”正好支撐了自己書法基礎。下功夫去寫、去練，把書法作為一種日常的生活習慣，作為一種生命的運動和跡象。這樣的修能和修養，彷彿回歸到古代文人的那種狀態，自然的修能、修養，不要追求更多的成名成家的東西，多為社會做點服務，把自己這種精神、意念、修煉做好，我覺得這是書法家最高的精神境界。

李世俊：近年來您以大篆作為自己的創作研究方向，但是當代書法篆書作者相對比較少，請根據您的創作經歷和教學經驗，談談怎樣進行篆書的學習和創作。

倪文東：篆書是中國文字和中國書法的源頭，但是我們整個社會，包括我們書法界，都對篆書的學習、研究和創作認識不足。因為篆書這種書體難度比較大，它牽扯到很多文字學方面的東西，弄不好經常容易寫錯字。每次我們的全國書法展，篆書所占的份額比較小，為什麼？因為很多書法家寫不了，一寫就容易出

錯字，所以說這一塊在我們大學書法教學當中是不容忽視的。

我們的篆刻也好，篆書也好，甲骨、金文也好，在書法專業學生的訓練和教學這一塊必須重視。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通過這麼多年的學習，我盡量使自己能夠看到任何字都能寫出篆書來，最起码小篆的基本造型能寫出來。為此，我大量地研習《說文解字》，看《金文編》，我現在經常花很多時間去看字典，綜合研究圖片，我講到“二王”，講到《爨龍顏》《爨寶子》，講到《好大王碑》，他們每個人的腦海中就應該出現相應的影像，這樣去學習書法，有助於學習效率的提高，這種學習的思維和方法與別人是完全不同的。我們的書法家要跟得上時代的變化，掌握一些現代化技術，這樣可以拓寬自己的思維和方法，這對書法的學習和研究是很有幫助的，不能小覷。

李世俊：請您給我們《中國書法報》提一些意見和建議。

倪文東：《中國書法報》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應運而

生。它的作用非常大，雖然它是紙質媒體，但我認為紙媒絕對不會被數字媒體所取代。真正的文人、學者、書法家還是喜欢看紙媒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報紙也好，雜誌也好，相對於新媒體，對我們這些老師、學生來說恐怕是更重的一個環節。我覺得《中國書法報》在引領全國書法界發展，在傳播新的信息、新的資源方面，作用是非常大的。

下一步應該從一種更加專業的角度來擴展內容，比如可以從我們院校的專業老師和學生的角度，用專門的版面來介紹我們今天大學書法學科發展的一些情況，包括下一步如果能與一些院校合作，做一些訪碑尋學的艺术實踐項目就更好了，這也是我們大學書法教育很重視的有關方面。祝願《中國書法報》越办越好！



歡迎掃描二維碼  
觀看訪談視頻

## 藝術觀

近年來，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即“人的性格個性和藝術創作之間究竟有沒有關係？有多大的關係？”關於這個問題，古今中外有許多藝術理論家都有過一些論述，那就是一個人的性格和他的藝術創作之間有着必然的聯繫。在這裡我不想引經據典，也不涉及別人，只想結合自己的性格個性和多年來的藝術創作談點感想，也算是對自己的書法創作做一個階段性的剖析和總結。

我們試想一下，一個性格內向的人，你非讓他的藝術創作豪放起來，讓他創作出狂放、開張、雄強風格的藝術作品，那不是欺負人嗎？而且他自己無論如何也很难做到。同樣的道理，你讓一個性格開朗外向的人，創作上同樣規矩、一板一眼，寫出含蓄內秀、四平八穩的字，那同樣不是為難人嗎？看來，一個人有什麼樣的性格個性，就會以類似的特点在他的藝術創作中有所反映，呈現出一致性。但我要探討的却是我個性和風格的兩面性和變異性，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值得我們去研究。

結合自己的性格個性和藝術創作，我有許多感悟。這麼多年來，我的性格和藝術創作之間有着非常重要的關係，有一個逐漸變化和適應的過程。從1997年開始，我的書法創作在風格上有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篆書和隸書作品，風格上追求開張雄放、蒼渾果敢的特点，注重用筆的濕勢和干濕濃淡的變化，結字上追求篆隸結合，參差錯落，以險取勝。關於這一點，有的人說好，有的人說不好。自己藝術風格的變化，連我自己都感到有些奇怪和不可思議。而我10年前的作品風格却不是這樣的，完全是一種平正、溫和、秀勁、清麗的特点。

說實在的，我書風上的變化和自己的性格多少有些關係。小的時候，我的性格不像現在這樣內向，由於家庭的關係和生活環境的原因，小時候我的性格開朗，好動貪玩，甚至有些調皮搗蛋。1974年高中畢業後到農村插隊，接受再教育，現實的生活和艱苦的磨難也慢慢改變了我的性格，使我變得內向、沉默寡言。到了1978年考上大學後，隨着年齡的增長，我的性格變得更加內向，不輕易談論自己的觀點，而是默默無聞地向別人學習，聽他們高談闊論。現在，幾十年過去了，工作、生活條件在改變，我的性格比之過去，又有了一些變化，經過了所謂“不惑”的年齡，現在已經到了“知天命”之年，可以說我的性格應該更加成熟了，但卻有不可回避的兩面性，這倒不是什麼坏事，而且對於從事藝術創作的人來說，這或許還是一件好事。

我的性格發展的兩面性，必然導致和影響了我藝術創作的多樣性。現在來看這個問題，就不會感到奇怪了。所以說我近年來書法風格的變化，是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是符合我的性格的。也可以說是自己多年來性格壓抑和內斂的一種釋放。我以為我近年來藝術風格的變化，實際上是潛在的個性性格變化的外在顯現。性格的壓抑，却在藝術創作方面帶來了釋放，這是自然而然的，非常好的事情。因為我的骨子裡始終有着一種雄奇開張個性的內存，只不過是多年斂而不發罷了，這幾年，我把它們逐漸地釋放出來。釋放以後，我感到是多麼的痛快、多麼的瀟灑、多麼的自在，真正感覺到了從事藝術創作的快樂和情趣！

（倪文東《性格個性與藝術風格之間的關係》）



▲倪文東 篆書六言聯